

走进古镇

——品读碛口古镇之三

□ 解德辉



李家山村隐藏于大山深处, 空灵幽雅。名叫李家山, 其实并非一座山, 而是以李姓为主要居民的一个小村庄。面南背北, 其地形概括为“两沟四面坡”, 两条小沟壑向南延伸, 与垂直于它们的一条山涧会合后向西注入黄河。碛口人说: 穷西头, 富西湾, 好女子出在李家山。民谣则唱道: 李家山的女子, 白家山的汉, 招贤镇的瓷器, 南沟里的炭。李家山的出名, 源于吴冠中先生的三大发现之一。在特殊历史条件、特殊地形地貌和传统观念等综合因素下产生的特殊村落的孤例。四面山坡倾角都在六、七十度, 站在坡顶尚不觉陡峭, 但从沟底仰望, 山坡笔直如削, 村中山间小路有如蛇行, 曲折盘旋于坡壁。贫瘠的黄土与干旱的气候不适宜发展传统农业, 主要农作物是红枣。而在二、三百年前, 农业只是副业, 依靠碛口投身商业, 终成一方巨富。故土难离, 受传统观念影响, 发达后的李氏先辈们回故乡大兴土木, 才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民居建筑群。古民居是李家山第一景观。这里明代、清代民居, 构筑成一条条街道, 街道又矗立在黄河边。民居依地形斜坡状组合排列。古老的黄河卵石铺成了街面。而那些古老的砖瓦构筑成了房舍, 飘逸着一种古韵。房屋已斑驳失修, 虽不致残破, 但却风骨奇峻。有些当年曾是店铺的高墙大院, 展示着这历史上商埠的痕迹。一条条青石, 一排排大瓮, 一个个油篓子, 一座座饮马槽, 让人充分感受着历史的辉煌与商业氛围的浓郁。李家山, 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村, 相对封闭, 仿佛一个天然滤音气, 滤掉了尘世的喧嚣和繁华, 将人带进了一个单纯而安静的天地……你若寻求返璞归真、悠闲养性, 李家山是理想去处。山体与建筑结合之完美, 人居环境自然之美, 窑洞层层叠置错落之美, 在这得到完美体现。从风水学讲, 李家山村形似凤凰, 民居依凤身、两翼而建, 错落有致地分布于70度的山坡上, 构成了一种极具视觉震撼力的效果。典型的黄土地貌、幽雅的自然环境、层叠的窑洞大厦、浓郁的黄河风情、纯朴的百姓人家……每年吸引着许多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前来采风。

沉睡了半个世纪的碛口古镇, 终于被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炒热了! 他们走近碛口古镇, 游览观赏, 品读品味, 无不赞不绝口, 惊叹不已! 美国柯斯维辛州大学环境设计终身教授董伟先生高度赞誉: “碛口的古街、古民居, 是人类历史上对人居环境所创下的杰出典范。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山地的完美和谐, 最终创

造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立体交融式’的乡土建筑”; 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惊呼碛口李家山村象“汉墓”, “这里从外面看很荒凉, 一进去是很古老的窑洞, 古村相对封闭, 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样的村庄, 这样的房子, 走遍全世界都难再找到!” 他将碛口李家山村与湖南武陵源、黄土高原一道列为他一生的“三大发现”之一; 清华大学陈本华教授说: “碛口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透过它的古街古巷, 深宅大院, 可以领略当年的繁华景象。特别是至今保留较为完整的建筑, 依山就势、院院相通、巷巷相通, 真是走遍全世界也再难找到”。陕西摄影家协会主席陈宝生说: “碛口是摄影家的殿堂, 我跑碛口几十回了, 许多成名作就是在碛口拍摄的”。于是, 碛口古镇才逐渐为人所知, 引人注目, 受人亲睐。

当“留住从前”成为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口头禅, 古老的碛口厚厚的尘封被人们一层一层地拨开, 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古镇露出了真容。吕梁市响亮地提出了“山口村庄”(即武当山、碛口、杏花村、贾家庄)的旅游发展思路, 开启了吕梁全域旅游发展新局面。有人曾形象地赞誉: “碛口是世界唯一”“碛口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碛口是座“活着的古镇”等等。“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的自然景观, 在天地间展示了一幅晋陕峡谷既苍凉又雄壮的大美写意画。2003—2005年, 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旅游局先后命名碛口西湾村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碛口镇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公布碛口镇为“2006年度世界百大纪念性守护建筑”等许多荣誉称号; 《京华时报》评选碛口镇为“全国最具年味的八个目的地”之一, 网友评选碛口镇为“人生必去的10个小镇之一”。至

此, 碛口古镇完成了漫漫时空的跨越, 终于从“深闺”中走出吕梁山, 走向全中国, 迈向全世界。

走在那坑坑洼洼的“古商街”上, 审视着两旁被岁月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古店铺”、幽深的“古巷道”、斑驳的“古屋墙”以及伤痕累累的“黑龙庙”等古建筑, 深感作为一个吕梁人, 不知碛口事, 不解碛口情, 是一种遗憾。

戊戌之年, 仲秋时节, 我再次走进碛口。登卧虎览黄河, 闯二碛冲巨浪, 游五里长街, 在漫步中感悟老字号、老店铺, 看西湾、李家山、寨子山等民居, 领略明清建筑的古朴典雅; 在麒麟滩观光, 天然浴望游泳, 红枣人家作客, 天然浮雕和毛泽东东渡纪念碑前展望, 处处可见古镇历史辉煌的文化。文化之深厚, 商道之诚信, 艺术之精华, 风景之独特, 慢品慢读, 渐行渐悟, 可谓不虚此行, 受益匪浅。

走进大美碛口, 欣赏、品读、感悟、领悟着古镇, 你可能不经意间会踩上乔致庸行走过的石板路, 或者路过孔祥熙开过的义记美孚煤油分公司, 还会遇到毛主席东渡住过的窑洞……这里的点点滴滴, 一山一水,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好像都在讲述着黄河第一镇一碛口古镇的峥嵘往昔, 而当岁月荏苒后, 这里古老的房屋与街道、淳朴的居民和慵懒的小狗, 古镇碛口所呈现的隐忍与真实, 处处彰显着吕梁热土上的一方灵魂。

诚然, 中华民族有无数个古镇。她们如同历史洪流中激起的朵朵浪花, 各领风骚数百年。惟独古镇碛口, 虽然经历了近800年的“风吹雨打”, 但“风韵”依然。特别是当现代“文明”的

“尘沙”铺天盖地袭来时, 古镇碛口不“媚俗”、不“邀宠不跟风”。以“卧虎山”般的沉稳, 一以贯之, 维护着周遭“河声岳色”的淳朴。以“黄河水”般的奔放, 怀素抱朴, 捍卫着曾经“古色古香”的神韵。

古镇碛口的存在, 不但保留下一段被人忽略的珍贵历史, 而且还给被现代“文明”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 提供了一块心灵回归的“净土”。如果说, 古镇口近800年的辉煌是黄河母亲的杰作的话, 那么, 碛口镇能存活到现在, 也是黄河母亲的特意安排。她要告诉今天的人们, 碛口镇的辉煌, 不仅仅体现在“贸易”上, 不仅仅体现在“水旱码头”上, 也不仅仅体现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 更主要的是她所孕育成型的“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础的“商业文化”。正是碛口这块试验田, 成全了晋商“称雄五百年, 纵横九万里”的历史壮举。黄河母亲还告诉人们: 碛口这篇大文章还远远没有结尾, 需要今天的人们继续用“心”去书写。

shanshuirenwen

吕梁故事

山水人文



读书百宜录

读书有时, 亦须有地, 善读书者, 则觉一切声色货好之处, 无可于书中得之也。试作读书百宜。

秋窗日午, 小院无人, 抱膝独坐, 聊嫌枯燥, 宜读《庄子》秋水篇。

菊花满前, 案有旨酒, 开怀爽饮, 了无尘念, 宜读陶渊明诗。

黄昏日落, 负手庭除, 得此余暇, 绮怀万动, 宜读《花间》诸集。

大雪漫天, 炉火小坐, 人缩如猬, 豪气欲销, 宜读《水浒传》林冲走雪一篇。

偶然失意, 颇感懊恼, 徘徊斗室, 若有所悟, 即宜拂几焚香, 静坐稍息, 徐读《楞严经》。

银灯灿烂, 画阁春温, 细君含睇, 穿针夜话, 宜高声朗读, 为伊读《西厢记》。

月明如画, 清霜行天, 秋夜迢迢, 良多客感, 宜读盛唐诸子一唱三叹之诗。

蔷薇架下, 蜂蝶乱飞, 正在青春, 谁能不醉, 宜细读《红楼梦》。

冗于琐务, 数日不暇, 摆脱归来, 俗尘满襟, 宜读《史记 游侠列传》。

淡日临窗, 茶烟绕案, 瓶花未谢, 尚有余香, 宜读六朝小品。

题曰百宜, 不能真个列举百宜。必欲举之, 未免搜索枯坐, 然而枯则无味矣。敬作抛砖之引, 以求美玉之来。

(韩长绵荐)

首访张叔平烈士故居

□ 闫卫星

近日, 筹划见一位师友, 但不巧未见。但也不能荒废时间, 尽管生活荒芜, 但我们还该向上向善, 那就就近去张叔平故居看看吧。

说是首访, 其实应该说是二访, 就在今年盛夏, 我独自驱车到大武, 中午受到大武晓春镇长、高志勇部长、李建文主任等众弟兄的关照, 用餐后, 李主任还为我联系了烈士后人张义明老师做向导,



图为作者与张叔平烈士后代合影

但在镇里先后等了将近2个小时, 张老师因外出未到, 我独自一人到贺龙中学门口盘问半天, 几个路人皆为新城建设外籍工人, 都不知晓。而午休时间又不便打扰朋友, 烈日下汗流渍渍, 只得慨叹失落而归。今天正好是个缘分, 刚把车停在水图阁, 问到的第一个路人便是张义明老师同辈兄弟之子张虎军先生, 人看上去很憨厚, 甚也不说了, 坐上人家的摩托车上坡,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难找, 不一会便是烈士故居。因为前些时下雨甚暴, 正面西侧的屋檐刚刚掉落。张虎军的父亲张义金先生正在把玩笼中鸟, 很闲适的样子。仔细查看院落, 正面有旧窑4孔, 右侧有3孔, 皆为古代撒檐室建筑, 张老现居的左侧房为新建房。聊知, 张老生于1944年, 父名张文士, 其爷爷是老四(张叔平烈士)行三, 共弟兄四个。他曾在农业合作社时期, 担任过大武生产大队第五队的保管, 有做豆腐的手艺, 娶店坪楼家庄村薛

完英为妻, 育二子, 虎军为长, 跑大车为生。同院住着他们的本家, 本来想看看家里与烈士相关的老照片, 后来老人家答应让看, 来一年轻的, 后来便没有后来了。但我见到的影印件上貌似我的电脑里就存着那些照片呢。

回到县城4点多了, 刚刚停好车, 还真是巧了, 城内小学的广播里这不正是张义明老师讲他爷爷张叔平烈士的事吗! 忙跑过去凑了热闹。早在两年前, 我曾和张老师凭吊过位于大武山梁水塔边的衣冠冢。再早的时候, 我曾在《山西日报》发过一则有关烈士的新闻, 核稿时, 居然是大伽专副刊中心主任周同馨老师亲自给我电话, 再三强调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 而非一个区域, 其慎其真, 至今想来让人严谨。

2018年, 斯人走了整整90周年, 想想烈士的英勇事迹和崇高人品, 对照当下后来如我辈的行事做人, 确感云泥, 真的无语。无语便敬笔。